

序跋精粹

他在时间里留下了些什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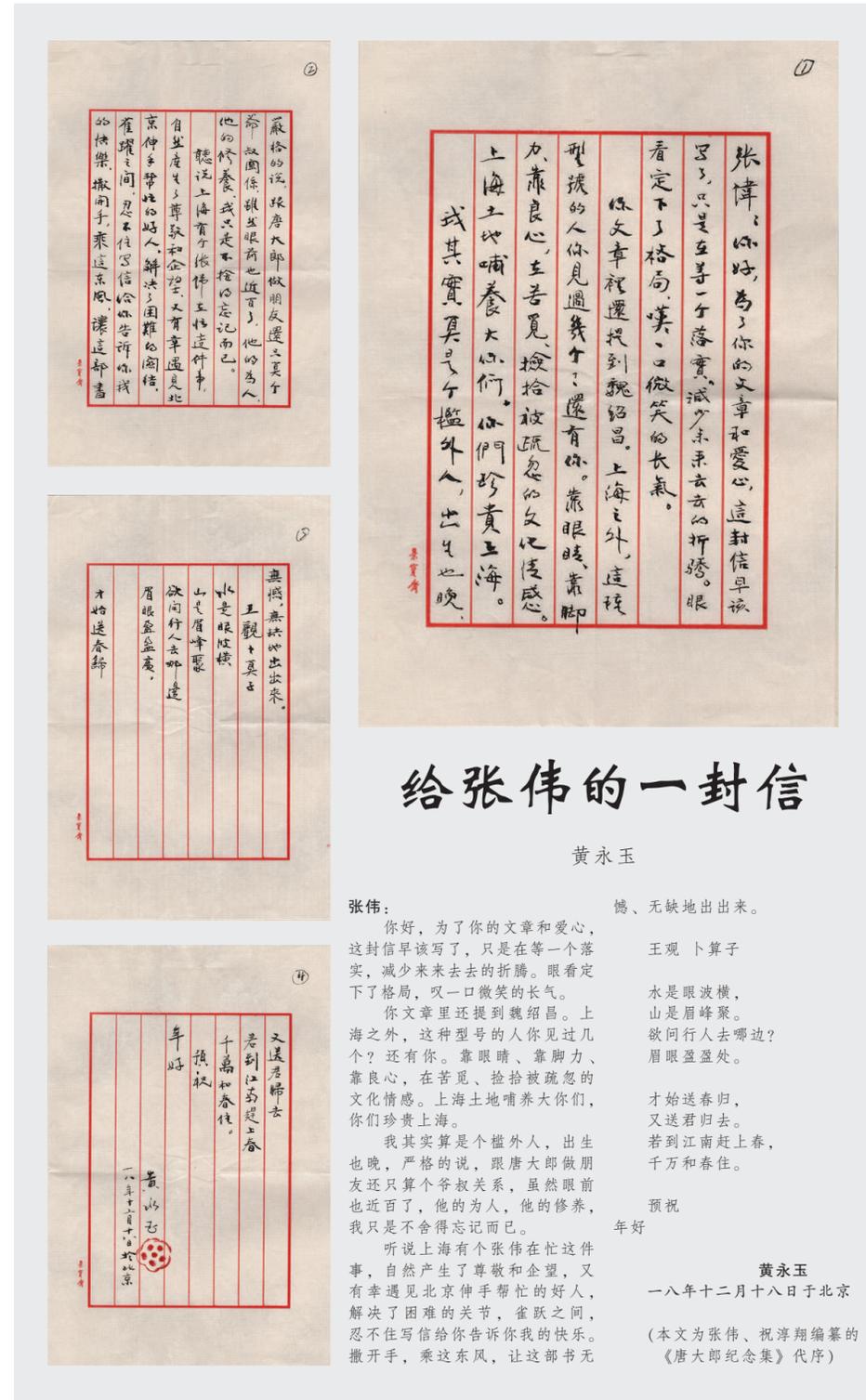
张伟

我对唐大郎钦佩已久。早年在徐家汇藏书楼工作，有机会浏览民国报刊，就陆续读过一些他在各家小报上写的专栏文字，印象深刻，还专门做过一些摘录。1996年到上图新馆后，断断续续仍然看了他的不少作品，从三十年代的小报扩展到战后的方型周刊。东西看得越多，对这位“小报状元”的兴趣也越浓，逐渐有了一些“野心”——是否能为这位素有“江南第一支笔”雅号的唐大郎先生出版一本选集呢？我知道，唐大郎虽然写有大量作品，但生前从未出过一本集子。1980年他病逝以后，香港广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署名“刘郎”的《闲居集》，也就十多万字，薄薄的一本小册子，主要是他70年代在香港《大公报》上的专栏文字汇集。

自此信念以后，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唐大郎的文字，并进行一些整理研究工作。记得有一次在什么地方开国际研讨会，我的参会论文就是《战后上海方型周刊的滥觞——〈海风〉的创刊及其编、撰阵营》。《海风》是抗战胜利后，唐大郎和龚之方携手创办的第一份方型周刊，唐大郎主管编辑，龚之方负责发行，两人开风气之先的创意和天衣无缝的合作，让《海风》办得风生水起，反响强烈，从而引来了一批跟风者，短时间内有约百种方型周刊在上海问世，鱼龙混杂，形成了一股出版热潮，并因此而造就了新闻史上的一个专门名词：方型周刊。

从2014年开始，我的同事，年轻的祝淳翔加入到我的计划中。由我负责甄选借阅报刊，淳翔则主要拍摄并过录文字，我们配合默契，进程也由此而大大加快。到大约2017年末，文字的整理工作基本告一段落，共录得唐大郎作品四百余万字，这个数字是我们以前所未敢想象的。经过几次反复，并屡得贵人出手相助，最后整理排序，往返商讨，《唐大郎文集》确定编辑12卷，皇皇三百余万字，大约能在今年底正式出版。在《唐大郎文集》出版之前，先出版《唐大郎纪念集》，也是我们的计划之一，毕竟，在目前的情况下，知道唐大郎的人并不多，能买得起、读得完文集的人也可能不会很多，那么，这本《唐大郎纪念集》就是一个很好的桥梁。

《唐大郎纪念集》分上下两部分。上部为“纪念文选”，共选文38篇，有关纪念评述唐大郎的重要文章可说基本都选录其中，应该不会有大的遗漏。文章发表时间从1934年一直到2016年，其中1948到1979年的三十余年时间完全空白，这也符合当时社会的正常形态。作者包括唐大郎的朋友、同事、亲属和读者，大家从不同角度写了各自心目中的唐大郎，由于身份各异，故所叙长短不一，互有侧重，文章风格也各不相同，但读者也因此能看到一个立体多



给张伟的一封信

黄永玉

张伟：

你好，为了你的文章和爱心，这封信早该写了，只是在等一个落实，减少来来去去的折腾。眼看定下了格局，叹一口气微笑的长气。你文章里还提到魏绍昌。上海之外，这种型号的人你见过几个？还有你。靠眼睛、靠脚力、靠良心，在苦厄、捡拾被疏忽的文化情感。上海土地哺育大你们，你们珍贵上海。

我其实算是个槛外人，出生也晚，严格的说，跟唐大郎做朋友还只算个爷叔关系，虽然眼前也近多了，他的为人，他的修养，我只是不舍得忘记而已。

听说上海有个张伟在忙这件事，自然产生了尊敬和企望，又有幸遇见北京伸手帮忙的好人，解决了困难的关节，雀跃之间，忍不住写信给你告诉你我的快乐。撒开手，乘这东风，让这部书无

憾、无缺地出出来。

王观卜算子

水是眼波横，
山是眉峰聚。
欲问行人去那边？
眉眼盈盈处。

才始送春归，
又送君归去。
若到江南赶上春，
千万和春住。

预祝

年好

黄永玉

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于北京

(本文为张伟、祝淳翔编著的《唐大郎纪念集》代序)

实性不容置疑。我们甚至可以认为：唐大郎是在用诗和文章来作新闻报道，他的诗文就是另类的“本报讯”，就是当时的编年体文化史——当然，这只限于他熟悉交往的领域。我相信，大家看了这本《唐大郎纪念集》，一定会对其人其作产生浓厚兴趣，如果再进一步阅读他的其他作品，对当年社会，尤其是文化领域的了解，会有更深刻的认识，在此基础上因此而出现大量研究论文，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，这也是我们作为编者的初衷。我乐观其成。此外，这本纪念集还汇集了不少和唐大郎有关的图片，很多都是首次公开，这样，读者可以从图像到文字，对这位“小报状元”有一个具象立体的认识。

这本书的出版，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和关切，我一直铭记在心，未敢有丝毫忘却。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合作伙伴，还年轻的淳翔承担了拍摄过录的大部分工作，让我的视网膜今天还能够工作——看过民国小报的人都有体会，在发黄破碎的各种小报上，先是寻找辨析，然后再拍摄并过录几百字是何等的不容易，这是一项既检验智慧，又考验体力的艰巨工作。我要感谢周立民先生，在2018年夏这个特殊季节，他主动邀稿，在巴金故居主办刊物《点滴》上刊出“唐大郎110周年诞辰纪念特辑”，并且将特辑内容以“抽印本”的形式另行推出，这本小巧玲珑的漂亮小书意外走红，供不应求，让很多人因此而知道了唐大郎。还有方汉奇、张林岚、吴承惠、沈芸、王草倩、陈子善等很多朋友，恕我无法一一写出所有人的名字，但他们对唐大郎著作出版事宜的始终关心和帮助，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。我要特别感谢黄永玉先生，他是唐大郎的朋友，尊称唐大郎为“小爷叔”——上海人都能体会这一声称呼里所蕴涵的亲密关系。黄老对唐大郎怀有深厚纯真的感情，他在帮助唐大郎著作出版上所起的重要作用，是别人无法替代的，我应该深深感怀。我还要感谢唐大郎的子女，他们是唐艺、唐密、唐都、唐历和唐郁，是他们的宽怀大度和全力支持，才使“小报状元”唐大郎的著作得以顺利问世；尤其是唐艺，他是唐家长子，在兄弟姐妹中有着很高的权威，可说一言九鼎。我还记得，2017年春节前，我和家住南京的唐艺先生通了电话，我们谈得很投缘，电话一直通了一个多小时，他那爽朗的笑声和明确的表态，让《唐大郎文集》的出版事宜一锤定音，也让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了下来。于我而言，这笑声犹如江面的一缕清风，天上的一轮明月，这表态，更是对我这从不相识的陌生人的坚定信任和无私允诺。可惜的是一年之后的2018年1月，唐艺先生就因病去世了，没能等来父亲著作的出版，这是我深感遗憾的。最后，我要感谢新闻出版博物馆和中华书局，是他们的睿智和专业，成就了《唐大郎纪念集》的最终出版——事实上，这本纪念集的后半部分收录了唐大郎的十几万字作品，这也是他的著作在大陆地区的首次正式出版。这似乎有点积极的象征意义，也是真正的具有纪念性的事。对此，我要对这两家国家机构深表敬意和感谢！

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在其名著《追忆逝水年华》里说：“人们在时间中占有的地位，比他们在空间中占有的位置要重要得多。”人在时间里消磨，而其所作所为，则由时间来保存。唐大郎保存下来的，就是他写的这些文字以及人们至今还对他的怀念。让我打开这本纪念集，来看看当年的“江南第一支笔”留下了些什么吧。

2019年6月25日晨于上海花园

(本文为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《唐大郎纪念集》跋)

过日子

傅月庵

喝咖啡像阅读，生命自会找到出路。

对咖啡不熟，乱喝！喝着喝着渐渐竟有了兴趣，这家那家都尝尝，然后“偏好”出来了。

古亭附近的小咖啡店，一家喝过一家，最近喜欢上这家。Jackwell。

一大早慢慢过去，要一杯“大热美”，慢慢走回办公室，慢慢喝慢慢看点书想点事情。这是一种幸福，年纪到了才知道，我想。

咖啡似乎也有喉韵，会回甘、生津。这家的。

儿子爱吃咖喱猪排饭，常带他去吃。每次餐来，他总会指着猪排说：“要不要吃一块？”“喔，你吃就好。”多半答案如此，有时他一问再问，也会吃他一块。但其实，我不太喜欢“你分我吃一口，我分你吃一口”的分食习惯，也不是卫生问题，也不是小气，说不上来，大概有点怕麻烦：你吃你的，我吃我的，何必这样推来推去？

约莫小学二三年级，有次父亲带我到北门口郑州路吃面，那是我少有跟父亲出门的一次，他为我点了一碗排骨面，自己吃牛肉汤面。或因家里穷，此前，我所理解的排骨，一直都是人家用来熬汤的大骨，肉少骨头多。没想到这次吃到的竟是小盘装切片的厚肉，还都是瘦的。这是生平第一次吃到这样的排骨，简直狼吞虎咽下肚，连一眼也没看看父亲，遑论问他：“要不要吃一块？”

这么多年之后，回儿子问我“要不要吃一块？”我总会想起父亲带我去吃排骨面的那个下午；琢磨了很久，得出两个结论：

一、若我问了，依我对父亲的理解，答案应该也是“喔，你吃就好”。

二、事实证明，父亲啊，我儿子还是比你儿子懂事一些。

如今捕鲨被视为一种不道德行为，原因是捕捞者只要鱼翅，不要其他。割了鲨鱼鳍，便抛入海，任其自灭。鲨鱼怀璧其罪，但其实鱼翅毫无营养，根本不是“玉”，而是“砖”。更别说割鳍之后，活生生令鲨鱼痛苦挣扎死去，那不止残酷，简直没天良！

难以理解的是，为何不吃鲨鱼肉？难道鲨鱼肉有毒吗？《本草纲目集解》说它“大而长喙如锯者曰胡沙，性善而肉美。小而皮粗者曰白沙，肉强而有小毒”。也就是视状况而定，其实肉可以吃的，那为何不太吃呢？尤其连极毒的河豚都敢拼命一吃的东方人。

据说鲨鱼没有泌尿系统，也没粪便，尿液转化成尿素，由肌肉吸收，再经皮肤排放体外。鲨鱼死后几小时，尿素很容易转化为氨，鱼肉因此常含阿摩尼亚气味（氨气似乎也是）。阿摩尼亚含多含少，视不同种类而定，极多的便可能有毒了。老一辈人因此认定鲨鱼不是好鱼，多吃有害。鲨鱼肉遂少问津者，市场里属于“贱鱼”，多半穷人家取其便宜才买回去煮食。此外便是业者用烟熏制，去其异味，制成“鲨鱼烟”出售。

少年家穷，吃过咸鱼也吃过鲨鱼，确实味道强烈。母亲料理咸鱼，多半红烧，加大量蒜、姜丝，好去其“腥味”，这鱼骨多肉少，连“煮什么都说好吃”的我也不太喜欢；鲨鱼我就爱了，烹饪时切小块，加蒜加豆蔻，炒煮烂透，味道非常好，就算有点“异味”，竟也如大汤般可口。但母亲还是认定这两种鱼少吃为妙，家境稍好便也从餐桌消失了。

今时台北鲨鱼料理，鲨鱼烟常见，大一点传统市场多有，大稻埕甘州街聚源仔鲨鱼烟、阿华鲨鱼烟都是名店；延三夜市林家鲨鱼烟、老摊鲨鱼烟也俱不弱，值得一试。至于传统鲨鱼肉煮法，即加豆蔻、蒜炒煮者，极其罕见，所知仅仅一家：双连捷旁，我的爱店“香满园卤肉饭”！

“台北下起雨了。日本人称‘粉丝’（冬粉）便叫‘春雨’（はるさめ）。有时看着窗外，想起漫天落下冬粉的画面，够有趣的了。没事，随拾闲聊两句，即寄。希望一切都好。祝福。”

年轻时爱写信，类此。无话找话，一张纸随手涂涂三行也就寄了出去。常写、爱写，尤其短简。

关于写作，别人也就“作文”出来的，估计我多半写信琢磨而有所得。

如今住往一整年不曾用手、用笔写过一封“真正的信”。这门艺术当正迅速衰败没落之中。

难怪拍卖场里，即使经济不景气，信札总还有人接手。买某一个时代的记忆吧。或许。

今早与一名前辈聊天，发觉他那个时代，好编辑总是勤写信，写得一手好信，感动得了人才有好书可出。

雨天的事。闲话闲说。

笔会

许焕幼患痘甚密，故面麻，所撰《止止楼随笔》卷七记在金陵某青楼有歌女唱曲戏之，其词曰：“郎面好比虫食菜，石榴皮儿反将过来，粉壁上灯光照着铜炉盖，烂泥地偏偏遇着钉鞋踹，妖魔鬼窟分坐两开，冤家你前世欠下多少核桃花生荔枝葡萄债？”许谓词虽不雅而喜其切。

金陵徐氏一门风雅，夫人所著《北堂诗集》一时传播。女玉藻学诗于母，取法汉魏古诗，知音者希。母教以闺秀诗宜多习近体，易于知名。女曰：“母求人知，儿不求人知。”母曰：“是岂非女为君子儒，母为小人儒乎！”用《论语》语双关汤显祖“酒是先生馔，女为君子儒”之语，一时传为雅谈。

《西厢》佳谜二：“一点”，打四字，为“文章魁首”。“师旷、离娄之墓”，打五字一句，为“埋没着聪明”。

德清一老儒，性迂而论僻。作《臧笈》题，谓圣人居家，万无不谨于火之理，盖由新柄鲁政，立法甚严，观褒章之谤可见。鲁人恨之，乘其入朝，放火焚之耳。

古籍字校之难，前人言之夥矣。盖古书无穷，而人之学也有限，难必其不误也。虽然，如三晋出版社版《程昆仑文集》、黄山书社版《周衣德集》标点之误，予寓目今人整理之古籍，未有逾此之甚者，当覆核重印之，以免讹。

吴从先《小窗自纪》云：“逸字是山林关目，用于情趣，则清远多

“儒者言语，一字不可入诗”

——金陵生小语

蒋寅

致；用于事物，则散漫无功。”是即晋人玄言入诗，得其远致；清淡用世，因误国政之说也。

明许学夷论张巡、许远曰：“臣之事君，以保民为先，故有守土以保民，未有杀民以保土地者。巡远之守睢阳，杀老弱三万余人以食土，此千古横暴，世无孟轲，不能正其失耳。”此言看似甚辩，今人亦有持此意欲翻案之论者，其实皆书生迂阔之见也。彼时若非张、许死守睢阳，江淮一失，唐朝尚有一息可存乎？韦应物《睢阳感怀》所云“重围虽可越，藩翰谅难弃”，诚能体其苦心矣。然则言张、许之事，必衡以天下形势，知利害轻重，方能中肯。如许学夷者，使秉枢衡，必陷天下于水火也。文人不足当大任如此。老杜“致君尧舜”云云，彼姑妄言之，此姑妄听之可也，竟以为堪当大任，使寄方面之重，其不至于败绩如房琯

几希。

清末钱麟书《潜院偶书》卷十已

言：“西人谓治中国当自治厥始，言近致戏，亦有至理。盖人心风俗，观一厕而文明野蛮已可概见。”乃至百年后始有施行，则中国社会文明进步之迟速亦可可见矣。

钱书同卷复载：“洋人学京话，每先看《红楼梦》小说，以其语多本京也。外人学话不俾取法于下如是，况我有堂堂国典而可弗从事乎？”予在香港讲学，时见有学生张标语抗议学普通话，见此当有以思之。洋人学中文犹知学标准语，国人而不谱标准语，必以方言自限，隘矣。

李调元《雨村诗话》卷七载，有人自诵《柳花》诗云：“柳絮飞来十里红。”或论曰：“白色也。”其人曰：“还有上句。”乃吟曰：“荒郊一片斜阳外。”按：朱克敏《雨窗消意录》载，金农尝应邀往平山堂赴宴，席间以“飞”“红”二字行令，赋七言一句。主人脱口吟出“柳絮飞来片片红”，一座哗然，咸谓柳絮白色，何来“片片红”？主人窘甚，金

农乃款款言：“适才主人所吟，乃元人咏《平山堂》佳句，其诗曰：“廿四桥边廿四风，凭栏犹忆旧江东。夕阳返照桃花岸，柳絮飞来片片红。”盖冬心即时口占，为主人解围耳。某诗构思取意相类，皆倒插伏笔。

谢肇淛《小草斋诗话》云：“诗境贵虚，故仙语胜释，释语胜儒。”王渔洋《香奁笔记》亦云：“释语入诗最雅。”其所以然者，胡应麟《诗数》有说：“曰仙曰释，皆诗中本色，惟儒生气象，丝毫不得著诗；儒者言语，一字不可入诗。”

唐时制酒法似今酒酿，酒精度高，熟后稍置则非酸即辣，故酒以新发为佳。杜甫《客至》言“市远盘飧无兼味，尊酒家贫只旧醅”，盖此意也。至明清时，酒用蒸餮法，酒器贵陈。徐增《九诂堂诗集》卷二十五《夏米池上史汉功戴雨帆帆公时过基乐杨圣瑜有诗见贻奉酬一律》：“多君兴好贻新句，愧我家贫乏旧醅”，同一旧醅，而贵贱异矣。